

躲 / 避 / 忧 / 愁

常青 / 著

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8969650

I247.7

C286

躲/避/忧/愁

常青/著



896965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躲避忧愁/常青著. -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1. 3
ISBN 7-5063-2091-6

I. 躲… II. 常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0195 号

躲避忧愁

作者: 常 青

责任编辑: 杨德华

装帧设计: 董红羽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80 千

印张: 11.5

插页: 2

版次: 2001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091-6/I·2075

定价: 1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序

曹 何

记得在一九九五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出席陪几位客人吃饭，席间见到一位青年女士，文静大方。我以为是远方来客，经介绍才知道她是新调来文联的专业作家常青。那是第一次见面，言谈间发现她是位坦诚而热情的人。

以后，经过几次会议和日常接触，对她又有进一步的了解。她十四岁那年参加了部队，做过医务工作，后来从事电影编剧，近几年又从事小说创作，收获颇丰。转业时是上校军衔。不论是她的军阶或文学事业上的成就，她是自力更生闯出来的。

常青沉迷于文学，有股执著劲儿，在这市场模式下，一切都商品化了，人的劳动力，人的智慧都成了商品，文学艺术也日益趋于商品化。处在这种氛围下，文学神圣的光环已经淡退，昔日的风光已再难见到了。今日搞文学创作没有一股执著劲，没有耐得寂寞的精神准备是坚持不下去的。常青的精神，常青的追求，实在令人钦佩！

读过常青几部中篇和一批短篇小说，发觉她似乎具有两副笔墨。如《白色高楼群》和《躲避忧愁》，这一类中篇都是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，也是读者们熟悉的传统风格。另一类如《再

见了，陌生人》便带点意识流，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一些新的方法，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与意识流的混合体。而采用现代派之表现主义手法较为明显的莫过于《龟》这部中篇了。

提到现代派有些朋友就好像被毒虫蜇了一下反弹起来，采取抗拒态度。我认为大可不必。现代派尤其是表现主义只是一种创作方法，它本身并非毒草或香花；作品的优劣不在于创作方法，而在于它的内容。过去，浪漫主义不是也曾被看做非正道吗？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不也是接受了吗？！文学自有其内在发展规律，抗拒是抗拒不了的，要抹掉它也是抹不了的。在有些人眼里现在除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外，其他方法又被看做是非正道。其实，在世界广大文学宝库中，不论采用何种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品，都不乏名著。

表现主义在现代派思潮中占据主流位置。要了解现代派也必须了解表现主义。它着重表现主体的内心激情和感受，探索人灵魂深处的奥秘，让人物的灵魂裸露于读者面前。它不讲求外在形态是否合乎常理，而是着重追求内在形态的真实，揭开人内心深处之大千世界——就是说，表现主义要表现的不仅是意识层和下意识层，而更重要的是着重挖掘和表现潜意识层中的秘密。

如果说，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，是着重于在情感上去扣动人们的心扉，引导人向往美和善；那么，一部优秀的表现主义作品，则更讲求以哲理性的思辩，以助人性升华。因此，凡是比较优秀的表现主义作品，它要追求的，不仅在表现人物心灵上更深刻一些，同时也要求在思辩性上更强一些。

《龟》这部中篇，说它是比较明显地采用表现主义手法，只是说它比较接近而不是说它是典型的表现主义。从它几个特征来看如意识的流动、人物的非英雄化和某种程度上的梦幻色彩以及故事情节的淡化等等，在这部中篇中都较为明显。但，作者没有刻意追求那种所谓“陌生化”效应，没有使人物与故事荒诞不

经；荒诞——是表现主义一个重要特征，但在《龟》这部小说中是找不到的；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正常的人，整个故事仍然觉得它很现实。由此可见，作者现实主义的思维方法和风格仍然是植根很深的，不论是有意或无意都不让它走得太远，只能说是一种尝试。虽然是一种尝试，但她借助意识流等方法，对人物的刻画确实比较深刻。

作者只是信手写来，淡淡的语言没有感情起伏的波澜，而人性的弱点在她的笔下却是力透纸背，令人心悸。

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晚于珠海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曹 何 1
白色高楼群·····	1
喧闹的沙漠·····	66
再见了，陌生人·····	119
白昼的月亮·····	169
幻想的天空·····	182
艳 舞·····	234
小顺子·····	248
龟·····	257
躲避忧愁·····	317

白色高楼群

—

陆亦坚坐在藤椅上，一动不动地盯着雪白的墙。墙角上，有个蜘蛛织好了网，正在网格上小憩。虽然它只占据极小的一角，陆亦坚心中还是好一阵不快。

其实，这屋子打扫得很干净。墙刚粉刷过，门窗涂着新漆，就连门把也是新换的，晶莹透亮，里面还镶了一朵小蓝花。

楼下，院务部部长在指挥几个战士搬家。其实没多少东西好搬。家，扔在南京了，除了几箱书和一摞换洗衣服，没带什么其它东西，老伴不愿来，料他干不长，不愿搬来搬去折腾。老伴的毛病叫他烦，凡事必过问，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。

算起来，离开陆军总医院已经十八年了。

十八年，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算长，不过弹指一挥间。可要说短，也似乎不那么容易。人世沧桑、荣荣辱辱，很难以年轮计算。

总医院的领导层变化很大，当年的院长、政委，早不知去向。部科一级的领导中，有些只是似曾相识，有的在有关学术刊物上见过名字，人对不上号。新上任的科主任，依然多是解放前的留学生。

总医院呐总医院，总医院的特征离不开老字，专家老，设备也老得快，刚盖好的“康复楼”也老态龙钟，一副过时的模样。据院务部部长汇报，是按照首长意图盖的。至于哪个首长，他没说不说，他也没问，想必能把意图变成建筑的首长官自然不会小。

陆亦坚站起来，在屋内踱步，视野一片空白。

他不喜欢摆设，也不喜欢任何装饰品，在这一点上，他近乎怪僻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那阵，他硬是没在家里挂一张领袖像，说是怕把墙壁戳坏了也不严肃。因为这一条再加上其他莫名其妙的罪状，造反派关他三年“禁闭”，墙上照旧空白一片。即便后来有了明文规定，他也只在书架上摆了一尊极小的石膏像。

秘书走上楼，说有院长的长途。

电话是夫人打来的，遥控指挥，无非问问情况，注意身体一类废话，就连什么时间吃药、什么时间替女儿物色对象，也要让他列入议事日程。

老伴自从休息后，简直越来越专制。过去极少问津的事，现在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绝不罢休。如果关心倒也罢了，纯属精力过剩！成天不是请这个老战友吃饭，就是给那个老战友的儿子介绍朋友，再就是学会了打扑克，一打打半宿，可悲啊，人到晚年竟会这样无所寄托……

论资历，她算得上创业先驱。论荣誉，也曾是华东地区的一级英雄。人已快入土了，凭什么不该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？

陆亦坚一面谴责妻子，一面又在谴责自己。

秦英真变庸俗了！

俗？她俗吗？

一九三八年，她是卖掉全部家产投身革命的。

那时，他还在一个教会医院拖地板。尽管他以后补上了医科大学，也在苏联得了“医学博士”的桂冠，可在革命的履历上，她永远胜他一筹。

也许她不该嫁给他，嫁给他纯属一种偶然，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。

一九五二年的中秋节夜晚，要不是被李承晚匪帮逼进山洞，要不是她捋起袖子给他输了二百毫升血；要不是她长得难看，要不是他超群地聪明，她肯定会是哪位显赫首长的夫人，而不会是他陆亦坚的老婆。

当然，他也十二万分感谢妻子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那阵，要不是她上上下下地折腾，陆亦坚早被打翻在地，踏成了肉泥。来陆军总医院之前，他本来是准备退休写回忆录的，没料想她把总部的一位副部长请来了。这位副部长一进门，立刻认出十几年前只有任命、没有到位的前陆军总医院副院长陆亦坚。于是乎，陆亦坚的命运转了个弯，一张印着中央军委大红戳的任命书，又把他拽回了陆军总医院。只是他肚里的火早没原先那么旺了。

要换到十几年前，他陆亦坚或许会甩开膀子干一场。如今，正军职算干到头了，既无长期留用之可能，也无提拔使用之希望，充其量当当承上启下的接力棒。跑完这一棒，档案里画上最后一个句号。

天色渐渐暗了，陆亦坚想起该给女儿打个电话，叫她早点回来。

女儿就在陆军总医院工作，陆亦坚竟想不起女儿究竟属于哪一个科，只得翻开电话号码本，一页一页查找。

门外传来轻轻的叩门声。

这么晚了，会是谁？陆亦坚皱皱眉，拉开门。

皎皎的月光下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坐在轮椅上。

她面色苍白、憔悴，那双昔日一定十分动人的眼睛定定地望着陆亦坚。

“你找谁？”

“您是新来的陆亦坚院长？”女人并没有直接回答陆亦坚的话。

陆亦坚点点头，把女人让进客厅。

客厅里的日光灯太亮，女人不习惯地用手遮遮眼睛，依然不眨眼地望着陆亦坚。

陆亦坚被她看得有点恼火，从担负领导职务以来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除外，还没人敢用这样肆无忌惮的目光看他。他甚至怀疑，这女人神经是否正常？

蓦地，那女人把一双薄薄瘦瘦的手捂在胸上，像两片枯叶似的抖动起来。“您、您是不是参加过抗美援朝？”她问道。

“是，参加过。怎么，你认识我？”陆亦坚没想她会提出这种问题，有些尴尬。

“不、不认识……”女人摇摇头，眼里的光黯淡下来。“您使我想起另外一位熟人。”

熟人？她是谁？好像在哪里见过……陆亦坚在记忆中搜索着，一无所获。

“首长——”她尊敬地称呼着，“我听说政委住院了，只好来打搅您。”女人从膝盖上的牛皮纸信袋里取出几页稿纸递给陆亦坚，“这是脑外科主治军医宋子成的一项科研成果，他三个月前就报给了蔡祖主任，蔡主任却一直拖着不报，到现在科训处无法鉴定，我请求院长过问此事。”

陆亦坚坐到沙发上，把论文看了一遍。这是一项有关高速枪弹震荡伤后颅脑神经病理学改变的研究结果，数据写得十分详

细。

“这是项很有意义的科研成果嘛，蔡祖主任为什么不报？”

“您问原因吗？因为没给他挂名。”女人淡淡地笑笑，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话不全对。可在这片高楼深院里，为名被调走，为名变得神经失常的，确实有。血液科的一个女医生，只因有超过主治军医的危险，便被某些人‘关心’到一个部队的医院去了，名曰照顾夫妻团聚。心肾科一位副主任，只因主任是全国有名的专家，他便一辈子只能是个陪衬者。现在五十多岁了，满腹才华、一手精艺，是可以成为独当一面的权威的，却被主任蜜枣加大棒挟持在左右，没有半点主动权！只能当副手。这怎么能多出人才，快出人才呢？”

女人激动起来，连连呛咳几声，继续说：“院长，您是过来人。像宋子成这样的知识分子出项成果谈何容易！不是没地，就是没钱，有地有钱，你还得会拉关系，一项成果的研究，上挂下连一大串，难道说，知识分子的团结必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吗？难道想有点成就的人必须先当好奴才，才能再做人才吗？院长，多少年了，我们对个人的名利压得太低了，对关系学又捧得太重了，没有伟人的国家是可悲的，缺少人才的医院也同样可悲，喜欢奴才不喜欢人才的领导可恶！因为这不只是某个领导的个人喜好，而是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兴盛、知识分子能否发挥聪明才智的大事。院长，您说对吗？”

想不到这个身残体弱、看上去很文静的女人，竟有这么锋利的思想。她的话或许有点偏激，但不能说没有道理。

蔡祖的情况陆亦坚略有耳闻，名誉全国的颅脑外科专家，曾以“蔡氏核”闻名世界，不久前，他还成功地抢救过一位被各大报刊、电台称誉的共产主义战士。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，怎么会……

对于陆军总医院，外面早有纷纷扬扬的传说：复杂。要不，

怎么会在五年时间换三位院长、两位政委？

陆亦坚敲敲稿纸问：“蔡主任在科里吗？”

“他开会去了。哦——您现在打开电视就能看到他。”女人指客厅里那部二十英寸的彩电，转动着轮椅准备告辞。

陆亦坚不想让她马上就走，希望再和她多谈两句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女人闭了一会眼睛，声音小得可怜：“我……我是宋子成的姐姐。不对，他爱人的姐姐。”

陆亦坚见女人转动轮椅，执意要走，只得弓下腰，把她从台阶旁的斜坡上送下去。

月光如水。

女人蓦地抬起头——

橘黄色的夜空下，她的眼里漾着薄薄的泪花，不等陆亦坚有所反应，便拼命转动着摇把走了。

陆亦坚摇摇头，转身走向客厅。他顺手掀开彩色电视机开关，恰是新闻节目的最后重播。荧光屏上，参加卫生会议的各界人士正和国家领导人畅谈，镜头摇向一位面目清癯、身材瘦小的老人。

播音员画外音——“陆军总医院蔡祖教授提议……”

听完蔡祖的提议，陆亦坚把电视摁灭了。

蔡祖说得有一定道理，但并不是陆亦坚此时所考虑的。

世界上最无法估量的是人，人的潜力。信息时代一切都在更新，知识更新、生产技术的更新也迫在眉睫。让知识分子从名人的翅膀下解放出来，从“关系学”中挣脱出来，让他们用更优越的体力和智力去证实自己，这是一个多么关键的问题。

女儿还没有回来，陆亦坚坐到写字台前。

台灯下，他把那篇论文又摊在桌上细看起来。

绿色方格里，一笔娟秀清晰的行书，这字体使陆亦坚蓦地想

起一个人。一个使他希望和失望过的人。

他走进卧室，从一摞衣服的底层拿出一个他随身携带着的影集。

影集里，有张暗黄色的照片。照片上，有个梳着长辫子的姑娘正对他微笑，深深的眼窝，晶亮的眼眸，眉毛好看地弯着……

“您、您是不是参加过抗美援朝？”

“不、不认识，您使我想起另外一位熟人。”

“院长！您说对吗？”

莫非、莫非真是她！？肖琳！三十年了……

窗外，夜色吞没了一切，记忆十分新鲜。三十年了，记忆是美好的，也是痛苦的。

肖琳啊肖琳，人生如果真有此幸遇，你为什么不和我相认？为什么？究竟为什么？也许，那不是你？是啊，她怎么会瘫痪呢！唉，应该问问她的名字。不对，问了，她没说。她为什么不说不说呢？

心烦意乱中，陆亦坚推门朝外走去。

月光嵌在楼群的角角落落。

二

星期六。

礼堂一大片人头上，几个电风扇忙来忙去地旋转，却扇不下半丝凉气。

院务部部长站在台上。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，扎一条咖啡色的武装带，武装带上的金属扣在肚皮上闪光。他整整军帽，大声说：“注意——现在开始清点人数。”

仍是闹哄哄的，“嘻嘻嘻……”“哈哈……”

俗话说：“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十个女人闹翻天。”那么一百

个、一千个呢？

陆军总医院女军官有多少？连干部处长也说不清。

每逢“三八”妇女节，医院部最挠头，准有百分之九十九的病房喊没人值班，百分之八十的辅诊科转不了机器。

“现在听我指挥，把军帽戴好，起立——”

座位上，人们开始乒哩乓啷站起来。

“向右看——齐！”

“嘿嘿，咱们院什么时候还在礼堂整过队？”有人把冰棍塞在嘴里，脖子稍稍扭了一下。

“真是发神经，向哪儿看呢？”也有人小声抱怨。

“嘘——改革了嘛，军队要整顿。”说此话的是脑外科主治军医吴广薪，他刚参加完院里举办的读书班，见解到底不同。

“改革，改革，也不能不管实际情况！这大热天非让捂军装，还不捂出痱子？”脑外科代理护士长胖墩张最耐不得热，副三号军装勒在身上，气都喘不匀。

人们脖子都快歪酸了，还没听到“向前看”的口令。院务部部长让后面的人到前面来补空位子，可是没人理睬。

“今儿开的什么会，怎么这么个程式？”

“欢迎新院长啊！没礼炮二十一响，也得来个阅兵式啊，要不怎么体现衷心啦、热烈啦的。”胖墩张说完，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她挺得意自己这点小幽默，把帽子从头上抓下来，甩得肩膀啪啪响。

“哈罗，来啦——”有人惊呼一句，人们的脑袋齐刷刷转过去，来了个向左看。

过道上，走来瘦麻秆般的宋子成。

“热烈欢迎宋院长——”有人戏谑地嚷了一句，招来哄堂大笑。

宋子成本来极爱脸红，让人们这么一打趣更是无地自容。他

嘴唇咧动两下，忙扎到人堆里。

“也真是，新院长都来一个月了，现在开什么迎新会！”

“嘘——”也有人心眼多，用指头戳戳站在后一排的陆晓钟，“她是新院长陆亦坚的女儿。”

“嚯，怕什么！不是反特权吗？老爹窝还没暖热，闺女倒先调来了。”

“你瞎说个屁！人家是从学校正儿八经分来的，别没茬儿找茬儿。”

门口响起稀里哗啦的掌声。接着，礼堂里所有的手都一张一合拍起来，人们的脑袋像向日葵盘子一样跟着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转，一直转到主席台上。

“坐下——”

没等院务部部长宣布开会，陆亦坚左右看看，俯下身问：

“大伙热不热啊？”

没人回答。

“我穿了一件丝绸短褂还浑身冒汗，看来，我的汗腺比你们发达啰！”陆亦坚自我解嘲地晃晃脑袋。

有人笑了，也有人尖着嗓门反驳：“这是你们上面的规定。”

“规定？好了，我现在改改这个规定，咱们都穿衬衣开会。”

台下一阵忙乎，脱了军装自然凉爽不少，大伙一个个精神抖擞地看着台上。

“同志们，我看没有必要开什么迎新会。不过既然大家到场了，我想还是应讲讲话。我来一个月了，这一个月究竟干了点什么，我自己也捋不清。借用报纸上的一句词儿，就算锐意改革吧！”陆亦坚撑不住自己笑了，他把个木盒子搬到桌上。“这是一个‘合理化建议箱’，我希望大伙对总医院建设有什么规划、什么设想，三言两语，十句八句，都可以往里扔！提得有价值的，给以奖金鼓励。就是说，领导要花钱买意见，我的话完了。”

痛快！人们松动着幸福的臀部，高兴地鼓起掌来。

陆军总医院向来有不成文的规矩，新官上任，没两小时演讲准下不来台。胖墩张一边擦汗，一边捅捅身后的陆晓钟：“行，你爸爸行。利索！”

星期日早晨五点，天刚大亮，太阳还没有来得及端出笑脸，一辆“解放”牌大卡车风驰电掣般朝陆军总医院开来。

陆军总医院一向不许卡车入内，站岗的哨兵还没来得及把手举起来，那卡车早“呼”地冲进院里，“嘎呀”怪叫着刹在门诊楼的台阶下。

一群小伙子呼啦啦从车上跳下来。

他们有的穿工作服，有的索性穿着背心裤头，还有的把军帽夹在胳膊窝里。他们从车上抬下一副担架，簇拥着把担架抬到门诊楼的大厅里。

急诊室一位刚毕业的小护士急忙跑过来。

她怀里抱着台崭新的血压计，手里拎着一个听诊器，呼哧带喘地跪在担架边。她还没来得及把血压计袖带绑好，只听头上电闪雷鸣：

“你他妈测个屁，人死了！”

死了？小护士一惊，血压计“砰”倒在地上，水银从摔碎的玻璃碴儿中滚出，成为几颗银色的小球，滑动在水磨石地上。

见摔了血压计，为首的那个大大个子说：“没他妈你的事，去把你们院长找来！”

“对，找你们院长！”三四十张嗓门跟着吼起来，震得大厅嗡嗡响。

在楼上担任周末总值班的门诊部主任听到楼下又喊又叫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一边扣着扣子，一边慌慌张张往楼下跑。一见大厅里大清早就躺个死人，禁不住火冒三丈：